

和誰在陽台看日



落

黃虹堅

和誰在陽台看日

落

黃虹堅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 書名** 和誰在陽台看日落
- 作者** 黃虹堅
-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 印刷** 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德景工業大廈10字樓
電話：2896 3687 傳真：2558 1902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 出版日期** 2011年7月初版 香港

ISBN 978-988-219-432-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1

或許，帶陽台的房子代表的是安逸；

看日落展現的是浪漫情懷；

那個「誰」按一般的理解應該是一個可以終生相守的男人……

這就是女性內心對人生最真實的嚮往嗎？

目錄

第八章	❀	從鍾志紅到鍾碧惠 117
第七章	❀	久遠的激情歲月 98
第六章	❀	姑爺仔浩波 78
第五章	❀	女性朋友和男朋友 59
第四章	❀	巧琳在和日子一起老去 42
第三章	❀	母女倆 25
第二章	❀	叔婆的小紅樓 16
第一章	❀	天奇的最後一刻 8
自序	❀	 6

第九章	✿	天奇奇事	……	139
第十章	✿	父女倆	……	156
第十一章	✿	那個夜晚月光如銀	……	171
第十二章	✿	步步驚心話偷渡	……	190
第十三章	✿	愛與背叛	……	216
第十四章	✿	卓鏗的千山萬水	……	243
第十五章	✿	無知、無恥和無畏	……	263
第十六章	✿	玉似無價卻有價	……	280
第十七章	✿	盈秋紹興行	……	306
第十八章	✿	馬克逃亡	……	322
第十九章	✿	不是結局的結局	……	343
第二十章	✿	沒能說完的故事	……	365

自序

這是一本以香港為中心幅射的小說。

主角是三個在不同時代成長起來的老中青女性，她們彼此沒有血緣關係，人生的軌跡也大不相同，但命運讓她們、也讓她們和各種男人交纏在一起，做着女人飄渺而美麗的夢，儘管夢醒有時會很痛苦。

我曾在南方鄉下一條江邊生活過，月光下流淌的長河充滿着神秘。書裏的生活恰似那條長河，終年汨汨流淌，把女人們的人生從昨天帶到了今天，從年青帶到中年和年老。那些波瀾的起伏跌宕，那些漩渦的低吟淺唱，魅惑着我的寫作。正如不知道長河將流向哪裏，作者也並不知道小說中女人們感情的歸宿，不知道她們最後要和誰在陽台上欣賞西沉的落日。我能看到的只是女人們的靈魂在世俗和夢幻編織的感情交纏中翩翩起舞，生命在愛與被愛、滋潤與被滋潤、傷害與被傷害中艱難地、然而而是正常地成長。在這種淬煉中，女性日益成熟與豐富了。

小說是作者生命存在的另一種形式。懷着對文學的敬畏，我寫下了這部小說。文學關心的是人生存的環境和人的命運，是人內心感受到的世界，是其精神與靈魂，以及在時代的轉變面

前，被牽動過的絲絲縷縷情感。在寫作時，我常常覺得自己就在那片銀月下，坐着一條船在河上隨波而淌，對面飄流的船，載着小說裏的人物向我緩緩駛近。我們在月光下相互審視、揣摩，結果便產生了有如月光一般模糊神秘的文字。

小說表述唯一的手段是文字，文字的感動需要讀者的參與。讀小說時我們按捺住心的浮躁，讓文字流過心坎。學會了豐富地感受，我們就在精神的、靈魂的層面上成人了。

一個說故事的人，把眾多人物召喚到這二十萬字中，讓他們各自、又和別人合力共同演出繁浩的人生。作者交付着對人性和事物的認識和理解，心一次次地激動、沮喪、傷感……文學創作就是這樣令我們保留了心的溫潤而不致麻木不仁。

寫作呼喚的固是對人和歲月的理解，也在呼喚用文字、結構來體現這些理解的智慧才華。人物、故事、章節、細節都是選擇、割捨、組合的遊戲，要從容地經營自己的文字需要付出相當的力氣，既是精神的，也是體力的。但這一切歷練後，就有可能產生一種屬於自己的小說敘事方式。這種語言能讓文學成為作者心目中的文學，讓小說成為作者心目中的小說。在寫作中忠誠和信任於自己的文字，享受着對文字操控的得心應手和左右逢源，那一刻是快樂和自得的。

小說裏的這些女人，這些男人，都是我們香港都市的人物，他們在香港這塊土地上，演出着歷史和今天那些令人感動、唏噓、蕩氣回腸、各式各樣的人生故事……希望讀者能記住小說中的人物。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唯一的使命是表現人、解釋人，小說中只有人物是長存的。

小說在寫作中幸獲香港藝術發展局「寫作計劃」資助。作者謹此誠意致謝。

第一章 天奇的最後一刻

一個人如果是清醒地離世，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裏，腦子裏會見到甚麼？香港人陸天奇見到的，竟是一名預言了他人生結局的老者。

「轟隆」……

也許那一聲不叫「轟隆」，只有天崩地裂、地動山搖才能發出那麼一聲無以名狀的巨響。

香港人陸天奇腦海裏頓時一片空白。待他強制自己從混沌中清醒，才覺得身體往下重重一墜，像被推進一道深坑，有甚麼重物砸在頭頂，接着滾到脖子上，死死地卡住了他，一堆大大小小的、尖銳鋒利的甚麼，像雨點般砸在他的身體和四肢上。塵土噙得他猛烈地咳了幾下，那幾下

幾乎用盡了他的力氣，他這才意識到身子被壓在沉重的硬物下邊。一股黏呼呼的暖流從頭頂上流下，糊住了雙眼，四周便甚麼都不見了。其實即使不這樣，包圍他的也是一片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黑暗。

沒有空氣，天奇感到呼吸不了，一瞬間他的腦子再一次空白。

死寂不知維持了多久，接着又是「轟隆」「轟隆」的一串聲響，比先前的那一聲更駭人也更猛烈。

「地震！」陸天奇一驚醒來，用力喊道，那兩個字與黑暗外邊的一片大呼小叫驀然應合，份量甚至蓋過了地震的吼叫。就在排山倒海的前幾分鐘裏，他還在旅館樓下的飯廳陽台，對着翠綠的江水和屏風一般的青山寫生。飯廳的一角，用幾塊木板搭起了一個儲物室，天奇把它租了下來，買了幾口結實的木箱子，把畫作和雜七雜八的東西都裝在裏頭。旅館樓高五層，是當地最高的建築物，卻是磚木結構，掉下來的木頭瓦塊嚴嚴實實地壓住了他。陸天奇試着動了一下，卻是徒然，他只好維持着這種姿勢一動不動。身邊不遠的地方傳來了孩子的哭聲，驚恐而稚嫩：媽媽……陸天奇試着辨認了一下，有男孩，也有女孩。

他這幾年常在雲南一帶的深山老林轉悠流浪，不時在同一個地方出沒。起初人們總用好奇的警惕的目光審視他，後來終於明白他不過是個香港畫呆子，對當地的治安和民風並無威脅。女人們甚至喜歡和他搭訕，拿他的港式普通話開幾句無傷大雅的玩笑。孩子們更歡迎他的出現，寧靜得帶點兒沉悶的小地方在那些天總會有點兒變化和話題。只要他拿出畫板，攤開畫水彩畫或者油

畫的顏料，就會形成一道氣場，孩子們呼朋引伴地簇擁包圍着他，就像是一道低矮的屏障。好奇的其實不僅是孩子，也有當地人和遊客。只是大人總是比較矜持的，站得遠一些，又或者做出不太熱心的樣子，眼光卻不時在他的畫稿上定格。地震時就有三個孩子圍在他身邊，他們是旅館餐廳女服務員的孩子。半是鄉間半是小鎮的旅業常由私人經營，規矩也就鬆散。孩子們常跟着媽媽上班，在旅館的樓梯上跑上跑下的。

一個叫櫻櫻的五六歲的女孩子，臉頰紅紅的，是他的忠實粉絲，他畫畫時她總守在一邊，目不轉睛地盯着畫兒看。幾分鐘前她還指着畫兒問他：你畫的是我們這兒的山嗎？他說是的。女孩說：不像，我見到的和你畫的怎麼不一樣啊？怎麼不一樣？我們的山是綠的你畫的是……紫的。嚴格地說他畫的是酒紅色的。但櫻櫻意識到了兩種顏色的不一樣，這孩子對色彩的反應敏銳。他的心動了一下，抬頭細細看了她一眼。

這女孩子像這一帶的人，膚色白皙，眼睛從小就映着青山綠水而格外清澄。

他當時回答櫻櫻：我畫的是我見到的呀。他心裏想說的是：就像梵高的《星空》和《向日葵》，那是他見到的、感受到的、和別人不一樣的星空和向日葵啊。

「媽，我的手我的手……」女孩子喘着氣又叫了一聲。這回陸天奇聽清楚了，她的確就是櫻櫻，她的聲音聽上去活像是女兒盈秋小時候的哭喊。天奇覺得奇怪，天底下的孩子，不管說哪種母語，叫的「媽」都是同一個語音版本。他年青時厭煩過孩子的哭聲，包括女兒盈秋的。到現在他也不習慣孩子的哭鬧。可這一刻的童聲卻叫他心裏覺得安靜：他還在人間。

「那邊是櫻櫻嗎？」他試着用力喊了一聲。

孩子停住了哭叫：「畫家伯伯，快來救我啊。我的右手疼，找不到手掌了。我要找我媽……」

「那兩個小哥哥呢？」

櫻櫻又哭了起來：「他們都睡着了，都不動了……」

「別哭別哭……」陸天奇的聲音溫柔起來，「媽媽會來找你的。」

天奇想起櫻櫻的媽媽，那個胖胖的、臉膛也總是紅紅的女服務員，她幹活的時候手腳麻利，身邊總是揚着一圈薄薄的塵土。如果此刻她是安全的，她一定會奮不顧身地去尋找女兒。女人們都有種天生的母性，在孩子們面前她們展露的常常是無私的一面，就像……鍾碧惠。她的母性把她留在了陸家，把盈秋拉扯成人。天奇已經不愛她了，或者說曾經愛過而後來不愛了，甚至還有一點兒鄙薄怨恨。不過陸天奇他有甚麼資格評價她？用中國老話說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不過，此刻深究這些難道還有意義嗎？現在要緊的是要讓外邊的人知道，瓦礫下有活人有生命啊。

天奇用力喊了一聲：「救人啊！」沒等聲音衝出喉嚨，劇烈的疼痛就把喊叫給堵回去了。他喘着，努力吸了一口氣，鼓勵櫻櫻：「櫻櫻，你喊啊，喊啊！」

櫻櫻哇哇哭着叫喚：「救人啊！救人啊……伯伯，你一定要救我啊！」

地面不時一陣陣顫動，每一次都伴隨着一陣稀里嘩啦的倒塌聲。「咣當」！很清楚的一聲，分明是一個重物砸了下來，天奇認定是旅館飯廳的空調機殼掉下來了。前兩天就看見上面有螺絲

鬆脫，支架早就有點搖搖欲墜的了。頭頂上的腳步聲和哭叫聲交雜成一片很遙遠的聲浪，櫻櫻的哭叫沒有人能聽到。

「死亡」二字化幻成一片黑夜的大海，平靜而淨淨，越來越鮮明地浮現在天奇眼前。他忽然有一點兒興奮，意識到一切可能都可以藉此拋開，心裏竟舒出了一口氣。他認真地想，多年來他拋下香港在外雲遊，其實一直在尋找消耗、折磨甚至是結束生命的方式，這個地震算是老天幫他的選擇吧。幾年前在昆明，他差一點兒就要從十七樓往下跳了，這次比起來也算是省去了墮地那幾十秒時間裏恐懼對他的要弄（他認定每墮一層需要兩秒至三秒），算是求仁得仁了。這一想他靜了下來，專心地體驗黑浪一波波湧來淹沒他的快慰，但櫻櫻的哭聲不斷地把他拉扯出來，他有一點兒不快了：怎麼他就連這點兒享受也要受到騷擾，怎麼不讓他安安靜靜地去品味那一點兒輕鬆？這時櫻櫻稚嫩天真的眼睛在他眼前一閃，送出了生命的一片青蔥，就如她見到的那一面青山那一江綠水。她用哭聲把希望託付給他，表達想活下去的本能。天奇一抖擻，用強烈的意識推開了那片黑浪。他此刻還不能被它淹沒，還有人需要他。

頭頂上是一陣手忙腳亂的扒土聲，黑暗中綻開了一道三四吋的口子，射進來一縷光，一股氣流有力地湧進來。天奇用力吸了一口，渾身一下子舒暢了。一個婦人瘋了一般的哭嚷從那兒朦朧朧地傳來：孩子！你們快幫我找找我的孩子啊……天奇想，會是那個紅臉膛的服務員嗎？

天奇心裏亮光一閃，招呼櫻櫻：好孩子，叫哇，快大聲叫哇……櫻櫻費力地叫起來。可是上面的聲浪淹沒了櫻櫻微弱的聲音。天奇想，無論如何，要把生命的信息傳出去。他喘着氣叫櫻櫻：

伯伯動不了，你來給幫個忙。伸出你的左手，往我褲袋裏掏，對對，就這兒，摸到了嗎？那兒有個夾子，拿穩了，再爬到有亮光的地方，從那兒扔出去……對對，乖孩子，就是這樣，你做得真棒！

過了一會兒，一陣紛至沓來的腳步聲近了。有人喊道：這兒有個身份證……是香港的？

「是那個老在江邊畫畫的畫家的吧？」

「他就被壓在下邊！快，通知人來吧……」

「轟隆轟隆……」又是一陣崩塌聲。近在眼前的聲音忽地又遠去了，那個口子被新砸下來的水泥磚瓦封死，只剩得一道細縫兒，墮進了更沉重的黑暗中，被隔到了雲天之外。空氣也被隔離了，這一回櫻櫻沒有叫，好像打了個呵欠。

天奇明白不能讓她睡，一睡着說不定就永遠醒不過來了。

「好孩子，別睡！來，爬過來，我給你講個故事……」

天奇試着伸出五指去觸摸她，卻被孩子一聲尖叫嚇得住了手：他觸到的是她沒有手掌的手腕，一股黏稠的熱流沾到他手上。

「好孩子，躺到伯伯身邊，別怕，有伯伯呢……我現在真的要給你講故事了，好嗎？」

「好，可是我睏了……」

別！別！現在我就告訴你一個故事，香港的故事……在香港啊，有個地方叫上環，那兒的海邊有一棟兩層半的紅磚樓，裏面住着一個叫梁巧琳的老奶奶，一個叫鍾碧惠的老阿姨和一個叫

陸盈秋的大姐姐……對，大姐姐長得好看，老阿姨和老奶奶也長得好看。大姐姐小時候跟櫻櫻一樣，也是白白淨淨的，聲音甜甜的……櫻櫻，你在聽嗎？千萬別睡着了……伯伯還要告訴你，那紅磚樓有多漂亮……啊，我還是先給你說說我們香港的咖啡吧，那是真正的咖啡，比媽媽飯廳的好喝多了，沒摻炒麵粉嘛……還有蛋撻牛腩粉，吃過嗎？還有梵高，知道嗎？他畫的星星嚇壞了好多人，可那就是他的星星啊……我放棄繼承權太對了，放棄吧。人生其實就是不斷的尋找和放棄……唉，伯伯總是扔下她們，一個人滿世界跑，這是我能為她們做的唯一正確的事了……她們是誰？就是老奶奶、老阿姨和大姐姐呀……啊，還有一個叫朱詩菲的……可是有過嗎？她只是偶然飄進伯伯人生的一個影子罷了，根本抓不住的。瞧，我最後才想起她，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在我的人生駐守過……其實我最想說的還是畫畫兒，那是這輩子我能抓在自己手裏的最真實的東西……櫻櫻，你在聽嗎？哦，睡着了？伯伯透不過氣了，也要睡一會兒了……

這麼多年天奇都很累，心累。他知道自己現在終於可以放心地睡了。他笑了一下，一杯熱氣繚繞的咖啡出現在他眼前，他清清楚楚地記得，盛咖啡的是皇后大道東哈里咖啡廳的白杯子，它與眾不同的是杯身修長，像他生命中那些重要的女人……

天奇眼前出現的最後一個影像，是一個留山羊鬍的江湖老者，他頭繫黑方巾，身着黑衣褲，腳穿方口黑布鞋，沒有絲毫招搖撞騙的江湖騙子的猥瑣俗陋，面相透着智者的朗逸開闊。他在喊道：趕快回家去！見見你的後人！

應了，是應了，百分之百地應了。天奇覺得自己正從深海裏慢慢浮上來，正站在海岸的懸崖

上縱身跳下一道深谷，多少年來他原來是如此渴望一次自由的飛翔，現在他就正飛往深灰色的大峽谷深淵，拖拽着身後一道長長的酒紅色的飄帶……多麼完美的構圖！多麼精絕的用色！

天奇對自己非常滿意。

第二章 叔婆的小紅樓

秋來秋去，但叔婆梁巧琳和她住的小紅樓，在陸天奇的女兒陸盈秋的眼中，總是一道不盡的香港風情。

秋季重陽節一過，陸盈秋就滿三十歲了。這年齡遠離了青春，可離中年和老年都還有一段長路要走，未來雖可供揮霍把玩，但已過去的歲月已足夠沉澱點兒甚麼人生故事了。外人看這個歲數的未婚女子，內心多少都會有點兒疑問，她們自己也不時心生鬱悶。面對面的，彼此的神氣就難免有那麼一點兒微妙了。

她生在秋天，「盈秋」取的是「豐盈秋天」的意思。陸盈秋一度很不喜歡據說是老爸陸天奇給起的名字，因為這名字曾令她一度尷尬沮喪。讀小學時，歌星葉倩文的《秋來秋去》正走